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故事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她」
美国作家 菲茨杰拉德 夫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

Z: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 的故事

Z: A NOVEL OF ZELDA FITZGERALD

[美] 特雷泽·安妮·福勒 著
刘昭远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Z: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故事 / (美) 福勒著; 刘昭远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Z: A NOVEL OF ZELDA FITZGERALD
ISBN 978-7-220-09713-3

I. ①Z… II. ①福… ②刘… III. ①纪实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8138号

Z: A Novel of Zelda Fitzgerald by Therese Anne Fowler
Copyright © 2013 by Therese Anne Fow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ndy Sherman Associates,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5-136 号

Z: ZEERDA FEICIJIELADE DE GUSHI
Z: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故事

[美] 特雷泽·安妮·福勒 著

刘昭远 译

出版人
策划统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周颖
孙淑慧 杨立
董玲
张迪茗
戴雨虹
蓝海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 × 208mm
12.25
305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13-3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前言

蒙哥马利·亚拉巴马

1940年12月20日

亲爱的斯科特：

用《末代大亨的情缘》做你小说的新标题简直妙极了。麦克斯是怎么说的？

我一直考虑新年时乘飞机去看你。如果可以的话，请汇些钱给我。我们是不是很登对？——你有你糟糕的心脏，我有我糊涂的脑子。然而二人在一起，我们也许能干出一些大事。我会给你带些你爱的奶酪饼干，你也可以给我念一念到目前为止写下的内容。我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部很棒的小说，斯科特，会是你到目前为止最棒的作品。

信件短小，因为我要在邮局关门之前寄出去。请速回信与我。

挚爱你的

Z

如果我能将自己塞进邮箱的投递口，我可要随着这封信一路去到好莱坞，去寻找斯科特，我们会在我们下一段未来的门前现身。我们常常会规划下一段未来，而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好好过现在的日子。如果人类

的旅行能像话语的传递一样简单，那难道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我们能随意变形的话。

邮递员来了，他将钥匙甩得叮当作响，准备锁门。“你好吗？赛尔小姐。”他明明知道我自1920年以来就成了菲茨杰拉德夫人。山姆是个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人，“赛尔”这个名字从他口中成了“赛亚”。而我离开亚拉巴马太长时间，已经学会了用拖曳而柔软的语调发出辅音。

我将双手塞进运动衫的口袋，向门口走去。“我好得很呢，山姆，谢谢。希望你也好。”

他为我拉开门。“我倒是更糟糕了。不过，我得祝你晚上好。”

我的情况其实也不怎么样，要比从前糟糕得多，而山姆很清楚这个。在蒙哥马利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市场、邮局和教堂内，我总能发现他们盯着我看。人们小声议论着我是怎样发了疯，我的哥哥又怎样发了疯，感叹着赛尔法官的儿女是怎样挥霍掉他的遗产的。“都是从他们的母亲那边继承得来的。”他们轻声议论着。我妈妈犯下的最大的罪孽不过是她来自于肯塔基州，她和所有人一样健全而聪慧——而这些，在我现在看来，也许没那么有说服力。

屋外的太阳已经落了山，它已厌倦了这一日，厌倦了这一年的，和我一样已经准备好新的开始。斯科特要过多长时间才能收到这封信？我又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收到他的回信？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飞机票。是时候让我来照顾他了，一切就要改变了。

是时候了。

我们的物资曾是那样丰富，我们每日带着宿醉，漫无目的地将这些东西分发给那些早已被我忘记的人们。而这些东西现在已变得更加珍贵，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已失去了太多所爱的人或事物——要么被毁灭，要么消失不见。面临灾难浩劫，除了运气，没有任何事物能保护我们。

没有爱。没有金钱。没有信仰。没有一颗一心向善的纯净心灵——当然了，也不会有什么恶念。我和他，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能被击倒、截断、消磨、毁灭。

就拿我举例吧。我自去年四月搬来和妈妈同住，在此之前我在疗养院里忍受了六年时光，只为了治好我混乱的脑子以及破碎的灵魂。而与此同时，斯科特辗转于不同的疗养院、小旅馆和小镇，他总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到好莱坞再次召唤了他，而我也催他去那儿。他好不容易才等来了好运：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他一直在与酒精和电影公司作斗争。他去年这个月里还经历了一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

虽说我怀疑他背着我有情人，可他一直都在给我写信，每封信的结尾都是“致我最亲爱的……”我给他写的信则落款为“挚爱你的……”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已分居六年，他可能找了个自以为拯救了他的可爱女孩，可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这就是我们此刻的感受，也是最真实的我们。这远不像我们以前的样子——我是说好的时候——可这和我们以前的样子又完全不同，说的是糟糕的时候。

高中时给我上过缝纫课的米尔德里德·詹姆森在我经过她家门廊时叫住我。“说说吧，泽尔达，你家那位什么时候会回来看你？”

斯科特和我是镇子里的名人。这里的人们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裁剪下关于我们的文章，刻意捏造出所谓的事件与朋友关系的精彩程度简直就像我和斯科特写下的小说。你无法让流言终结，也无力与其抗衡，只得学着顺其自然。

“他正在写一部新的电影剧本。”我对她说，当然这种说法比现实更性感一些。斯科特说他再也不会为电影工作室效力了——他只想专心著书。

米尔德里德走上前靠在栏杆上。“今年圣诞节你们可不能再分开了！”她用别针在头发上别好一条薄薄的头巾。“让他赶紧啊，看在上

帝的分上——让他把那迷人的克拉克·盖博^①加到电影中去吧。哦，我的天，我简直爱死了白瑞德！”

我点头回答。“我会告诉他的。”

“你可要确定啊。还有，你要让他快一点！我们都不可能再年轻回去了。”

“我确定他一定会尽快的。”

1928年时我们曾在巴黎和詹姆斯·乔伊斯^②共进晚餐。斯科特叹息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惨淡销量和新作品的缓慢进展。乔伊斯提到自己的新小说进展也很缓慢，说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在三到四年内完成。

“用年来计算。”斯科特此后总会重复这句话，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后的下一部作品居然会花掉漫长而狂躁的九年时间。而现在距离上一部小说已经六年了。然而斯科特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完成这部作品。他经历了那么多，受尽了失望与屈辱。这部小说能为他扳回一城——不光是为他重获读者，同样能让他重获新生。

那天他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想到书名了：《末代大亨的情缘》，你觉得怎么样？我看完了欧内斯特^③的《丧钟为谁而鸣》。可不如他的上一本书，这也解释了好莱坞为何愿意为此付上十万美元。再加上他第一次连载的那本《五万美元》，这

①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演员，曾凭借《乱世佳人》中的白瑞德一角获得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②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后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学影响深远。

③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美国“迷惘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初时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好友，二人关系后期转恶，开始明争暗斗，最后由海明威宣布绝交。

家伙已经做得比我们还要好了（尽管我们的表现也相当精彩）。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住在巴黎的锯木厂附近简陋房屋内的男人了，不是吗？

欧内斯特。斯科特还以为我、他和海明威还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他说海明威新书的致辞献给了他——“致我无比崇敬的挚爱的斯科特”。他简直乐坏了。有句话是我想说却无法说出口的，海明威有宽宏大量的资本，可他为何没有一同踏上我们目前所在的，也是海明威认为我们应该踏上的大道？

斯科特继续写道：

我突然想到我那张 1918 年蒙哥马利乡村俱乐部的那位会员，F.S. 菲茨杰拉德……你还记得那家伙吗？胆大，有冲劲又浪漫——可怜的人。他狂热地爱着写作和生活，尤其是蒙哥马利那些人们公认难以得手的初入社交圈的少女们。他的心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复原。

我想知道你我是否已是彻底无用了。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然而你离开医院后，已度过了八个不错的月份，我的前景也正在改善。你能想象吗？从去年冬天起我就没有沾过一滴酒。

可是泽尔达，你不会再回到从前，又变回那种人。未来已获新生，前途无量，我们是不是没理由不走正确的路？

帮帮我吧，主啊。我真的很想念他。

我真想告诉他，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彻底无用了，认为斯科特已江郎才尽，穷途末路，而如今的我机敏得像只耗子。凑近些看看吧。

凑近些看，你会发现一些不可思议、神秘难测、真真切切的东西。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部
067	第二部
211	第三部
275	第四部
327	第五部
376	编后记
379	作者按

第一部

p a r t o n e

如果不让水浸没你的头顶，你又怎会知道自己
有多高？

——T.S.艾略特^①

① T.S.艾略特（1888~1965）：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代表作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1

想象一下 1918 年六月底的一个清晨，那时的蒙哥马利城穿着她最美丽的春装，喷上了最好的香水——与我那天夜里的打扮如出一辙。幸福大道上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是我们的屋子。覆盖在屋上的是绽放出白色花骨朵儿的络石藤和牵牛花。那是一个周六，时间还很早，屋外乌云重重。鸟儿们聚集在巨大的玉兰树上，它们扯着嗓子高唱着，像是要一争高下，在周日合唱团中夺取独唱者的位置。

我从后楼梯的窗户望去，见到一匹马几步履缓慢地拉着一架摇摇摆摆的马车。马车之后跟着两个黑人女子，她们将自己所贩卖的蔬菜的名称高唱出来。“甜菜！香豌豆！甜菜！”她们的歌声比鸟儿还要响亮。

“嘿，凯蒂。”我朝厨房喊了一声。“贝斯和克拉拉在外面呢，你听见她们的声音了吗？”大木桌上摆着一只被洗碗巾盖上的盘子。“这是什么？”我满怀希望地问道，伸手想要从洗碗巾下掏出一块饼干。

“是奶酪。好了，别摆出那副表情。”凯蒂说着拉开了门，朝她的朋友们挥手喊道，“今天什么也不买！”随后她转身对我说：“生活不可能每一天都一帆风顺，甜如蜜饯的。”

“茱莉亚老阿姨说过蜜饯是唯一一件能帮我抵御魔鬼的东西。”我将饼干塞进嘴里，满嘴鼓囊囊的。“先生和太太还在睡觉吗？”

“他们都在客厅呢。我看见您用了后楼梯，以为您早就知道了呢。”

我将饼干放到一旁，把我蓝色裙子的腰带又绕了一圈，让我光秃秃的脚踝多露出一寸。“这样就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给您准备一份蜜饯。”凯蒂摇着头对我说，“您至少应该把鞋穿上。”

“天气太热了——再说如果下雨的话，我的鞋子会被浸湿，脚趾会皱起来，脚上的皮肤也会脱落，那样的话我就没有脚指头了，所以我才不要穿鞋呢，我今天晚上还要表演芭蕾舞独舞呀。”

“我要是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妈妈可能会用鞭子抽我。”凯蒂像母鸡一样咯咯叫唤着。

“她才不会呢。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您认为她会在意这些吗？”

我知道我的父母至今仍会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的哥哥建议和加以管教，而他们中最小的比我都年长七岁。他们均已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除了罗萨琳德，我们都管她叫“亲爱的”。和蒂尔德姐姐的丈夫约翰一样，她的丈夫纽曼正在法国战场上服役。要想为人父母，“亲爱的”他们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我又想起我的祖母穆西朵拉，想到她和我们同住时，凡是涉及爸爸，事无巨细皆要插手：从他的发型到他的治家之法。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离开你的父母，躲得远远的。

“不管怎样，无所谓了。”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后门，确信自己逃脱在即，“只要没人看见我……”

“宝贝！”妈妈的声音自我们身后的走廊飘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惊呼道，“你的鞋袜去了哪里？”

凯蒂突然惊呼：“我的乖乖，我刚想起来我们的萝卜不够用了。”说完她赶紧出了门。

“我只是……”

“……赶紧回房间穿戴整齐，你别指望可以这样到镇子里去！”

“我又不去镇里。”我撒谎道，“只是去一趟果园，我要为今晚的表演练习。”我展开双臂做了个优雅的屈膝。

“哦，亲爱的，那是当然。可你已经没时间练习了，不是说红十字会的会议九点钟开始吗？”

“什么时候？”我转身看着钟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我赶紧从妈妈身边奔开，直奔上楼，嘴里喊着。“我还是穿上鞋离开这儿好了！”

“别和我说你没穿紧身衣！”妈妈喊道。

“亲爱的”出现在楼上的走廊里，身上还穿着睡衣，头发也未梳理过，眼中满是困意。“怎么了？”

纽曼今年秋天将要结束在法国的战争，随着潘兴将军的部队归国。

“亲爱的”搬回了家，等着纽曼归国。“如果他回得来的话。”她阴郁的抱怨惹来了爸爸严肃的目光——我们都管爸爸叫“法官”，他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你要骄傲一些。”他对“亲爱的”训斥道，“无论结局如何。纽曼是为了南方的荣誉而战斗。”而姐姐的回答是：“爸爸，看在老天的分上，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我对“亲爱的”回答。“按照‘女皇大人’的意思，我大概少穿了些衣物。”

“是真的，宝贝。你若是没穿紧身衣，男人们会认为你……”

“淫荡？”

“没错。”

“也许我不在乎呢。”我说，“当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战争委员会说不用再穿束身衣……”

“他们说的是别再去买束身衣，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她

随我进了我的卧室，“就算你不在乎大众习俗，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万一法官知道你半裸着出了门，他定会叫你藏起来的。”

“我也想着为自己着想，”我说着脱下衬衫。“可你们所有人都要介入我的生活。”

我下楼时妈妈仍在厨房里。“比刚才好一些了。现在把裙子整理好。”她指向我的腰间。

“不，妈妈。这会在我跑步时阻碍我。”

“赶紧整理好吧。我可不能毁掉法官的好名声，就为了让你跑快一些。”

“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帮忙维护他的名声。再说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挑剔了？”

“这可事关颜面。你已经十七岁了……”

“再过二十六天就十八了。”

“没错，这更是证明了我说的话。”她说，“你已经不能再做个假小子了。”

“你可以叫我‘时尚样板’。女孩儿们的裙边将会越来越高，这是我在《麦考尔》上读到的。”

妈妈指着我的裙子说：“可没有这么高。”

我亲吻了她日渐松弛的下巴。再多的面霜和化妆粉都掩盖不了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的印记。她已过四十四岁，岁月尽显在她皱纹丛生的脸上、她朝上梳的发型中、她对在爱德华七世^①时期的制衣厂生涯的忠诚里以及她的拖地长裙上。她拒绝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打仗呢。”她总会这样说，好像这话能够解释一切。当她好不容易在新年放弃裙撑

^① 爱德华七世（1841~1910）：英国国王。

时，我和“亲爱的”简直再骄傲不过了。

我说：“够了，妈妈……别等我吃午饭了，我要和姑娘们一同到外面吃饭。”

我刚脱离妈妈的视线就坐到草地上脱掉鞋袜，还脚趾以自由。“真糟糕。”我暗自感叹着，“我本人的自由为何就没那么容易获得！”

当我前往德克斯特大道时，远处的天空电闪雷鸣。宽阔的大道一直延伸到半球形的州议会大厦，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建筑。我哼唱着等会儿将要表演的“时光之舞”，在草叶、湿苔藓和即将腐烂的梓木花的香味中蹦蹦跳跳。

芭蕾舞在那时是我的一项真爱。我初涉芭蕾是九岁那年。妈妈把我送去了温尼斯特教授的舞蹈学校——她还以为这样就能将我从屋顶和树上拽下来。芭蕾的音乐和舞步是那样欢快、激情、浪漫，富有戏剧性，囊括了我对人生全部的渴望。我记得芭蕾中的装束、故事、表演桥段以及能让我不仅仅是小姑娘赛尔的可能性——尤其是最后一条。我永远都在等待自己长到足够的年龄，我永远都盼着我能长大。

我经过米尔德里德街，就在它和赛尔街的交叉口——没错，这条街道是以我家命名的。一滴雨滴在我的脸颊上，又有一滴落在我的前额，之后上帝打开了水龙头。我奔向最近的一棵树，躲在树枝下，不过这对我几乎没什么帮助。狂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树叶。暴雨如注，我瞬间就被淋湿了。当我全身已经湿到不能再湿的时候，我选择继续前行，将树木想象成剧团中摇摆的舞者，把自己想象成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魔法师手中逃出来的孤儿。我也许会在森林中迷路，然而作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我的前方一定有一位王子在等待。

法院路与德克斯特大道的交会处有一座圆形喷泉，我倚靠在栏杆上，

摇头将脑袋上的水甩干。几辆湿透的汽车顺着林荫大道驶离，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咔嚓咔嚓地摇摆着，从我身边驶过。我真想把湿透的鞋袜扔进喷泉里，这总好过将它们湿漉漉地穿在脚上吧。可我转念一想“十八岁，还有二十六天就到了”，于是又将那该死的玩意儿穿了回去。

无论是否严格，我还是保持了得体的穿着礼仪。我在街道上走着，朝坐落在德克斯特大道林立商铺中的红十字会新办公室走去。虽说先前如注的暴雨现已停歇，人行道上却仍是行人寥寥，没多少人能见到我这狼狈的模样。这倒是能让妈妈开心。“她总会担心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在心中抱怨，“和所有女人一样。”女孩们总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还有太多关于仪容仪表的约束。腰背要笔挺精神，双手要戴好手套，嘴唇不可涂上颜色（亦不能被人亲吻），紧身裙万不可少，言谈举止要文雅端庄，双目要时刻规矩地低垂，思想则必须纯洁无瑕。而在我看来，都是些鬼话。男孩们之所以喜欢我就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互射口水弹，因为我可以开没头没脑的玩笑；如果他们身上是我喜欢的好闻的味道，我也可以让他们吻我。我的判断标准均以好感为基准，而非旅鼠们的逻辑。抱歉了，妈妈，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

二十位志愿者聚集在红十字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见到我时，几乎没有人因为我的状态露出半点惊讶。只有我的姐姐玛乔莉，她原本正捧着小册子和点心四处奔走，一见到我就开始大惊小怪。

“宝贝，你的样子真可怕！你怎么没戴帽子？”她想要理顺我的头发，尝试过后又宣告放弃。“真是没法子。给你。”她将一块毛巾递给我。“赶紧擦干净。这里其实没那么需要志愿者，让我把你送回家吧。”

“别担心了。”我用毛巾在脑袋上胡乱擦着。

我知道她仍会继续担心下去的。我出生的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她在结婚前几乎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位母亲。她婚后搬去了一幢离父母家仅